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七

周列傳

慕祐

慕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也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祖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徒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無事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眷幾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援之十餘重祐乃罵弓持滿四面拒之吏魏人乃厚甲長刀者直退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勦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預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聞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為公授宜先耶守高仲塞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光明鎗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鎗鎧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動孤當代其論叙

耿羣

耿羣鉅鹿人也本名全貴其先家於武川家少篤積有武藝好以氣陵人故周文以武勇見知羣亦自謂新事得主沙苑之戰羣投傷甚多血染甲裳全貴周文數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

須臾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沂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誅直刺。」拔喪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沒儀然奮力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司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捉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蘆州刺史，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豪性愛厚，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與。所居李穆墓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言李穆墓祐是參相體體取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為勝也。」蘆猛皆此類卒。

高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嘗植柳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明潤，連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李鑿擊之精。若能寶持，必生全子。」母驚寤，衆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邊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高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彥來寇，琳擊之，老甲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周孝閏帝歿於逃，壽誕為郡公。武成二年，許平丈州氐師，還帝墓。葬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吉賓車騎為謝霍。」將軍可以報天子。少漢靖，秋氣帝大悅曰：「猶儼陸梁未時，如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叔與梁主蕭詧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奏言其狀。帝仍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

李遠招

李遠哲字孝序，襄陽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遠哲少脩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趙家文德主帥。其父為衡州留遠哲本鄉監統。郭曲當時年二十，撫馭群下甚得其情。大統十七年，周文達襄武王雄等。

暴地山南邊哲軍敗還降於武然後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周文采嘉之奉帝初直州人樂職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周文以邊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閭府賀若敦同經畧職等尋並平蕩仍與殺南士徇地
邊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采巴州刺史年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徵等猶據巴城不下邊哲攻趙之軍
次鹿城城主邊使請降邊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一衆人果於
道左設伏以邊哲邊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豫之人降歛相繼軍還周又賜以所拔紫袍玉帶
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今興田弘同
計信州時信州為蠻酋所圍弘遣繼邊赴援比至信州已陷聞邊哲至狼狽遁走邊哲入據白帝賀若敦
等復至遂共追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邊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邊哲乃收萬根造粉
兼米以給之邊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邊哲累葉雄豪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妻麌王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間第
宅相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謵盡平生之樂子孫奉具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唐瑾

唐瑾字附璣北海人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其偉周文聞其名乃貽唐
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雅富文雅可並遺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名拜
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軍書羽檄瑾多掌之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子時魏主播遷度務草創朝
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時燕公于謹勸高皇重朝廷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
修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之更賜瑾姓萬紐干氏瑾乃深相結
納教長幼之序瑾亦延羅子孫行弟侄之族其為朝望所宗如此○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

舉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國文自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而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眾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擣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船重是是渠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果遣使檢閱之唯見清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拔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為公○六官虛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入為吏部中大夫庶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卒

韓雄

韓雄字木蘭河南人也雄少勇敢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輶既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琳共為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射獲東魏洛州刺史韓暨以狀聞鄰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暨合勢討雄戰數一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贊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至皆免之雄乃詣暨軍即隨暨還洛陽引督營謀欲襲之事洩遁先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慶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後周文命雄導齊神武於障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據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降河南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侍中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真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五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謚曰威子禽詞錄虎傳見隋史

賀若敦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統勇健不好文學齊神武初起以統為頭川長史執刺史因退以州降拜兗州刺史○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退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數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威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數矢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數多越圍周文大怒人皆服戰圍內唯有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走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諸將因得免責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敦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並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廁土覆之以木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相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數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進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後竝有餉船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數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勤虔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忽言晉公莫起徵逼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喉舌出血誠以慎口這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隋史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擊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授筆委功橫戈請倉豆盧宣楊忠王稚韓雄等或舉翼雲漢底績屯夷雖蓬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効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途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亟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實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做偉矣略贊猶多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孝文初徵以洛陽兵難未已遂聞行人闢見周文與語奇之周文臨夏州以徽爲洛陽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微沈密有度量無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東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微之辭也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破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士拜假節瓜州刺史徵在州五稔儻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業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更不得苟奸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青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遠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鴈誦之

陸通

陸通字仲明英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閩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歸長安遂沒赫連氏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乞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

因謂其泉為孝魚泉○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達冠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朱榮余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停毬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計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而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遺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汨光廣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累遣太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

楊樹

楊樹字顯達高涼人也樹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余朱榮殺害朝士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徵乃少復為司馬由是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榮略塔姜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樹威聲竟城道走樹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樹有名大擣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隔正草復達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眾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篤為周文書達人若從外還來者云已還軍四道赴援固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上人義齒全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據供軍費樹分道詭遂於夜中拔還卻郡朝昇嘉

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及齊神武圍王壁別全儀景趣齊子嶺樹恐入寇邵郡卒騎從之是達聞樹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莫彊獲東魏將李顯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年義眾先驅攻克攻其四戍拔之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出城鬪然樹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樹軍樹以衆敗遂降於齊樹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

論曰申徵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風奉龍顏早蒙任遇勣宣提戰功預技荆義結周於恩生契闊遂得入告端授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揚樹攻勝亦兵破而身因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歲山得曰不猜不虛不可以師且撫之謂也

韓獲

韓獲字弘業潁陽人也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終閭之對曰文字之間當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虜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特以客禮及賀授委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獲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獲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俾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著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益發而不殺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獲乃取盜名簿歲之因大勝州門曰

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
是首盡獲政名簿勸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曲是群盜屏息○人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
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會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僅饑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復乃
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賈至又先盡貯者市之於
足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柳遵

柳遵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遵幼而喪父神彩嶷然警歲便有成人之量高好文學勤合
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請曰吾昔連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
與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畫寢又夢將普時坐席是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
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纂鎮雍州遵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仕舉
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遵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世譽於
襄陽承制授遵吏部郎賜爵開善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及登殿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
啟辭答曰陛下中興鼎革龍飛舊楚臣昔固幸會卑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
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猶守墳柏嘗誠臣等使不
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攀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有虧先君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
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答祖避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避始入朝授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遵專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具示嚴而已其下感而化
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子靖莊最知名

靖宇思休少方雅博贊嗜舊集正員郎濟選入周授大都督府河南廣德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異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詔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聞門自守所封唯琴書而已是不廢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時必下悔自齊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休後見之嘉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由唯恐抑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尋終

儒林傳

信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
賁之雖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懿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
始始建都是便以煙鏡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十
人豈不以天下可為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誠義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
師胡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文教授博士大武始光三年春起大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
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孝文欵明稽古篤好清
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獏典章闡集詞翰莫
不靡然好爵勳貽實譽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
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舊字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齊梁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
數太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興郡貢孝廉封揚玉庭每年金紫神道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
及五品清官之中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

子生三十六人贊孝昌之後海內清亂四方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遼朔長於戎馬杖義達旗掃清
羣蠻因魏氏喪亂屬余宋殘酷文章威盡禮樂同奔絳歌之音且絕祖立之容將盡承熙中孝武禮等真
於國學又於贊陽殿詔祭酒劉厥講孝經黃門李耶說禮記中庸舍人盧崇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進貢
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而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遂形心虛時初遷都於鄆國子
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造齊神武
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家恩遇待以殊禮
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彤武勃海李鋒刀柔中山石曜等遂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太寧武平之朝亦引進
名儒授皇太子端王經術益發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
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間焉爾鑄水雕朽遂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
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
出則交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歸以明經可謂拾山竹前加之拾羽俯拾青紫
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坐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
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疏闊游手浮精
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侷偏於鄉邑貧乏從官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然無梓之陰助
躋十數萬趙之俗此家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選充貢士流及豪富之家
皆不從訓備員院非所好墳籍固不歸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
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
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史命雅重經典子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

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熟觀音之制度復姪旦之茂典虛景實字通鑑藝修五禮之缺長孫
昭遠方稱治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皆風明皇纂歷教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
職擢素懷鉉重席解綱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斷於向時
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輶輶陳文廟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禮
副以食之奉觴以醻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王帛像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專而
勞萬乘待燕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譽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黽舍延學徒者比肩勵
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城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
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竝旌帛以禮
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閱釋
奠之禮博士罄牒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七逸研覈異同積滌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
賞諸儒京邑連乎四方皆啟黉校晉書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
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
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楊道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郎贊之望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
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
元河南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躋仰所製諸經議疏指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
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裡義不足以防君子刑法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其風漸墮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蠟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
詩書之言皆懷攘羈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

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華爲象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度在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濟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達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樞會郭茂權會早入鄆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鍊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朱劉元伯劉士元始得費翹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葉於李鍊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鍊又傳授力柔張賈奴鮑李詳邢峙劉盡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殷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賈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春禮張彤劉盡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觀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春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樞會李欽力柔熊安生劉執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家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眾籍尤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蠱惑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樹屈原蘿隱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僅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彌厲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晦惑將來具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單魚之數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隆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吉稱病而還卒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因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人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與舊義卒

張吾貴

張吾貴字良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鄒誼受禮牛天祐受易誼祐粗為闡發而已吾貴嘗讀一遍便即別講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就吾貴聞之謂曰我今更講者罷後當說傳君等未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闈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且同參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吾貴飾非好為說說由是業不

久傳而無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

劉蘭高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書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叢舍聚徒二百蘭請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函本注者之意參以辨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為儒者所宗瀛洲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草衣入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具陵也今欲相呂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步時患死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海乃師也留王聰家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歸游燕趙師事張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砍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遵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謂平原唐遷居於冀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疏然後啟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崇仰猶好聚飲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惠納綠粟留衣帛以待之名曰彭質有指儒者之風

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周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歟之吾貴又甚焉

李業興

崇祖

李業興上黨人也少取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淄陽祥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嘗含頰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遜矣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絕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厯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張洪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生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徙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忽閻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度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殷氏名曰釋謬

李鉉

李鉉字寶麟勃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宋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日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與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育枕每睡假寐而已來游京師請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註申諺字名曰字辨